

## 〈景色〉

許慰亭 110141511

這是媛的第一百零八號作品，名為〈景色〉。

第一號作品初生時，感受到的，那份從指尖傳至心瓣上陣陣的刺痛。如今，媛合捧父親在世創作的陶器，用毛巾包裹仔細，穩穩地將它高舉過頭，靜靜聽著它擲地粉碎的聲音面不改色，腦海湧出的只有經過忖度的下手力道，隨著年歲漸長，她曉得能入目欣賞的殘缺總有限度。

「叭—叭叭」，站在廚房出神望著地上碎片的媛，被一長二短的喇叭聲喚回現實，「啊…沒時間檢視碎片了…得再找張報紙包妥」，媛利索地關上通氣扇與燈霸，心想，上海的冬天既不如北京冷冽，家家戶戶都有暖炕，又不如華南雖然濕冷，只須打開除濕機室內就升溫不少，這要人命的暖燈幾個月多繳下來的電費都能換一臺二手電瓶車了。她翻了翻門旁的回收桶，全是壓扁的酸奶鋁箔包，還好底層還留有一張學生住宿宣導，她撈拾起宣導單將碎片小心包起，起身望了一下窗外，師傅正站在小區停車格的花圃旁點菸。「又抽濃菸…」，媛面色嫌惡，卻仍迅速拿起背包，點數了出門必備物品，才按了電梯掣下樓。

師傅眼角瞥見媛從F棟梯間走出，順勢熄了手裡菸扔在花圃，拉上嘎拉作響的車門發動引擎，媛大老遠就看見車子的白煙冒出排氣管，她知道張師傅能省則省的習慣，待會坐上車肯定又是一張冰冷皮椅等著她。這個來自安徽舒城的黑車師傅是媛在此第一個朝夕相處的異鄉人。他開著中國老三樣之一的福斯普桑。那是八零年代上海大眾汽車由德國大眾引進桑塔納後，隨即成為公務車代表，量產擴大再成為私家車與計程車的首選，那年頭，城裡人人家裡都有一臺標配普桑。

「你又眯縫著眼開車了，要不去診所讓醫生仔細檢查一下吧？」張師傅聳肩微笑沒答話，繼續在車流中縮來鑽去。「我說真的，我不是在說行車安全的問題，若要配個眼鏡也是應該的，你總不想在下星期你兒子的婚禮上，視茫茫地看不清你兒媳婦的模樣吧？」聽見兒媳婦三個字，張師傅的身體倒是稍稍坐立了起來，好似慎重的考慮著什麼。

車子繞過綠地小區的緩行坡道，兩旁的梧桐樹與白樺樹在冬季錯落有致地一齊穿上了白襪，秋末，管區會將含有石灰水的白漆塗在樹木根部，以防病蟲害侵襲、樹皮破裂。原本在公園晨起遛狗、跳舞交遊的大媽們，在這講話都呵著白氣的冬日，不約而同地消失了，恐怕只想賴在被窩滑滑外賣軟體叫碗熱乾麵當早點。

「你前面麥當勞一樣幫我開進得來速車道吧。」「今天不去學校教書不是嗎？」  
「怎地，不去學校我就不用吃早飯啊。」「我不是這意思，假日該換一點清淡的吧？」老張有一張堅毅的方臉，近五十歲皺紋滿布額頭顯得蒼老，精壯不高的他總是調近駕駛座椅，近到都要貼上擋風玻璃。

「啊！」媛大喊一聲，老張在進入得來速車道前緊急煞車，他頭上遮陽板裡夾的幾包紅雙囍全都崩落，像極開心炸了滿身鞭炮的新嫁娘父親。「馬個 X！你前頭會不會開車啊！」難得動怒的老張搖下車窗指著前方喊，再向旁邊瞄了一眼媛的座位，忿忿地搖起窗戶。媛被安全帶瞬間勒住，雖然脖子感到疼痛，雙手仍不忘緊緊抓著背包。

「我說啊，你看見滬的牌號才會這麼激動，要看見魯或豫的牌號你還不摸摸鼻子。」老張聽完不發一語直盯車道，眼睛彷彿還帶著怒氣，相處一整年，媛是知道她這私家師傅的脾氣的，牛歸牛還是挺實際的。媛不愛搭那班一早全是同事們的校車上班，十多個老師擠在九人小巴，窘迫地像被撈拾離岸的鯽魚般，每一口呼吸都顯得珍貴無比，她早早認清自己在早晨需要安定備課的心情，於是開學便跟校長要了與學校最常合作的黑車師傅，從此，張師傅固定載媛買完早餐到中學部門口，這一開始不過都是各取所需地來往。

車子上了滬寧高速公路往東，一路上可見得有工廠有農家，天氣晴朗時，還能看見吳淞江拐彎成為蘇州河，每當經過這路，媛總想起媽媽一個人在廚房哼著姚莉唱的蘇州河邊：「我們走著迷失了方向，僅在暗的河邊徬徨，不知是世界離棄我們，還是我們把他遺忘…」，然後默默地擦著眼角，對剛放學回家撞見這景況的媛抱怨著洋蔥辛辣。在進入普陀區後車子便準備下匝道，市區的邊緣是曹楊新村，見得到摩滴的魚貫穿梭、聞得到街口市場宰殺雞鴨的血腥味，到處都是文明建設的粗暴標語，再往前不久便是師範大學，同事們假日都在此進修學分，媛搖下車窗，范老師曾說師範校區旁那家南京老鴨粉絲的湯頭一定要去試試，果然一早就看見老長的排隊人潮。早晨的上海，沿著長寧路到靜安寺，路旁的梧桐瀝著陽光，某一瞬像極臺北寧波西街她家樓下延伸的行道樹，從小到大都精神抖擻地守護她成長的步伐，如今也只是腦海裡模糊的群像。

「前面常熟路拐口放我下車吧」，媛從背包外側摸了摸陶片位置。「老張，這是我最後一件作品了。」老張眼睛盯著前方車道輕聲回應：「那今天結束妳可得好好喝一杯，我到點來接妳。」媛向老張點了點頭，下車便往工作坊方向走去。

到了工作坊，媛將包裹展開細細數算，一共三件破片還有幾塊小陶碎，她熟練地揀起木賊草刷拭陶片的斷面，打量每份斷面或橫斜或粗糙，媛下手俐落地挑選好位置，用木賊草莖打磨平滑，理出一件件乾淨的破片。學徒課程剛開始時，

媛總是拿著碎片發呆若有所思，這個工作坊是同事看了一部火紅的紀錄片，講述長年在故宮斑駁紅牆後，一邊遊人鼎沸，一邊蟬鳴四起，在冷宮小院裡用盡一生時間來修復歷史文物的匠師故事，他們有的是鐘錶修復師、有的負責復原青銅器、卷軸畫作、善本書，當然也少不了修復陶作瓷器的師傅。這職業長期後繼無人，於是在紀錄片熱映後，一群老師傅成立工作坊招收種子學徒，希望能揚起大家對文物修復工作的重視與認識。媛拗不過同事的熱情邀請，當大夥興沖沖地拿出家裡需要修復的花瓶、陶碗、杯盤瓷器，離鄉背井來工作的媛身邊全然沒有可供實驗的樣本，不得已只好撥了通電話給在臺北的媽媽，「媽，是我文媛啦，那個…爸離開後…那堆東西妳放哪啊？」，「說啥呢妳，哪堆東西？妳要做什麼？」，「就…那堆陶瓷作品啊，妳放哪？」，「放廚房倉庫啊，花一輩子做一大堆，也不見得對家裡有用，裝杯水都嫌重，擺在角落佔空間積灰塵，妳要它幹嘛。」，「沒幹嘛啦，妳幫我裝箱寄海運到上海吧」，「全部？很重誼！」，「全部啊，反正妳再也見不到爸，又嫌它留著礙眼，倒不如讓我做實驗」。

在媛收到包裹打開的那天，她見到爸爸的陶瓷作品一件件用保麗龍紙包妥，想起小時候逢年過節，爸爸學生送來家裡的日本青森蘋果，也是這樣一顆顆仔細包整好，媽媽說：「因為太珍貴了」。

媛握著美工刀蹲在地上忍不住笑，呆愣在空氣中。

工作室裡老師傅與幾個學生正反覆進行不同的工序，大夥兒順暢且溫柔地專心在自己的步調，課程上了一整年，媛熟練地戴好手套迅速擠了一些焦糖色的生漆在玻璃板上頭。生漆也叫大漆，是取自漆樹的原液，當陶瓷的裂痕塗上生漆，一旦變乾既堅且牢，能耐酸、耐熱還能防腐，起到保護作品的作用。媛將三塊以木賊草整好的破片排列回原本的模樣，這作品是爸爸遺物裡的最後一件，那是個再樸實不過的茶碗，但是，在碗底，爸爸卻親手刻寫了一個「安」字。媛拿取平筆小心翼翼地沾裹濃稠的生漆，沿著陶片的斷面塗抹均勻，陶的孔隙較大，像是會呼吸一般將厚重的生漆緊緊抓牢，媛很沉浸於這個過程，看著那像是爸爸在媛童年時買給她當獎勵的森永牛奶糖般顏色的生漆滲進陶器，原本對爸爸無法理解的過往，現在似乎能感受到一點淡淡的甜。

張師傅曾對她說，孩子出生後，家鄉除了農務沒有能賺錢的工作，於是，他跟媳婦兒到沿岸城市打拼，只有過年過節才會舟車勞頓地返鄉一趟，兒子與他並不親近，十幾年來當黑車師傅、打工賺來的錢都用來存買磚頭，有天他要回鄉養老，親手砌一處屬於自己的家。媛笑他老派，這年頭哪還興砌磚牆，應該拿錢投資城裡新式樓房，聽著張師傅果決說著男人最後都還是會回家的寓言，媛當時對這個結論不置可否。

生漆塗抹的過程中，必須保持通風、戴好手套，顏色美麗的天然漆含有漆酚，在液態時接觸到皮膚容易致敏，媛一開始飽受雙手皮疹之苦，幾度想放棄，但看見生漆能將斷片嚴絲密合地固胎，漸漸享受並習慣這樣的癢痛，她將三件破片輕輕蓋上一塊濕紙巾，便送進窯爐定溫定濕等待乾燥。

媛開始調製膠合漆，糯米粉羈水後用刮刀拌出些筋性，再一點一點地加入生漆畫圓攪勻，直到膠合漆呈現如耳垂硬度般的拉絲黏稠狀。她想起張師傅說砌磚時也需要加入糯米粉與石灰固定，她問老張究竟存了多少磚頭，老張搔了搔頭苦惱地說：「我兒子打電話來說他要結婚了，我想這些磚頭就留給他當新房吧，我們鄉下人家至少有個臉面，只是我連新娘都沒見過。」，「你就這麼捨得？」，「他是我兒子啊，我能留給他的也只有這些磚頭。」，「你怎麼跟我爸一個樣，最後留給我們一大堆陶碗瓷盤的，可是一走就是幾十年，他只說他想要潛心創作闖出個名氣，讓我跟媽媽過好生活。」之後老張再沒說什麼男人最後都是會回家的，他跟媛心裡有著一樣的斷片。

剛出爐的破片固胎還燙著手，媛先倒了幾滴松節油沖洗乾淨平筆，才準備上膠合漆，她用金屬刮刀細心地鋪上一層薄薄的膠合漆在斷口兩邊，然後適度斟酌厚薄的分佈，在斷面上塗抹膠合漆，再將兩半密黏在一起，老師傅說這個步驟便是古人常言道的「如膠似漆」，媛做到這個步驟不禁莞爾，她摸著密合後的茶碗，簡樸中卻顯清澄、閒靜、古雅之趣。從前媽媽會去茶行挑選新茶，爸爸在家閒時便以茶碗泡茶，媛童年的腦海裡總沒有茶杯的概念，小時候茶碗泡出的茶，爸媽時常坐在客廳臥榻上同喫一碗。爸爸說日本的室町時代知識份子受到參禪影響，有簡素清貧之美的風氣，反對奢靡華麗，提倡清貧簡樸，特別在茶道方面「茶禪一味」的概念逐步確立，將優雅精緻的唐物茶器都更替成質樸素雅的日常雜器，爸爸也曾說媽媽是個簡單的女人，還是個不簡單的女人，家裡如果沒有媽媽撐不起這個家，所以他作陶，因為陶器跟媽媽給他的感覺相同，他希望能夠用陶撐起這個家。

媛用透氣膠帶將茶碗填補後的表面縫隙加強固定，然後置放在蔭箱當中徹底乾燥。她緩步走到工作室外透氣，倚著欄干，上海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老師傅們的這間工作室座落在靜安區，是一種老石庫門式建築，石庫門是獨特的上海民居形式，從傳統的江南民居建築式樣和英國傳統排屋建築式樣融合演變出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石庫門記錄了上海人曾有的日常生活，每位老上海的心裡都有一段石庫門「家」的回憶，其實有點兒像北京的里弄文化，感覺也像是媛臺北家附近的眷村官舍。媛的媽媽在上海出生，國軍大撤退前，外公先抱著媽媽來臺避難，從此便在臺灣落地生根，臺北寧波西街的家有著跟外公一樣的故鄉名稱，媛小時候聽外公說起家鄉的事，都以為這些故事近在咫尺，媽媽的拿手菜是上海菜飯、蔥燻鯽魚、寧波年糕、醃篤鮮…等等，爸爸總笑說媽媽是出得廳堂、入得廚房的

大家閨秀，自己則是個高攀的窮小子，如果不是遇見媽媽，他只懂菜脯蛋和豬油拌飯。媛向下望著鄰里孩子們奔跑嬉鬧，隔壁的爺爺姥姥催促呼喊孩子的名字回家吃飯，如今自己隻身在外，突然有些想家，有時候放學她會和老張抱怨學校的體制不好，老師們常常義務加班兼課，有時連吃飯的時間都不夠，老張對她說：「說到底，我們都是打工仔，沒什麼不同，一份工一份薪嘛。」媛曉得老張的意思。

老張雖然話不多，不知為何對媛也是有應有答，當學校同事們抱怨老張因為節省過路交通費，從虹橋機場一小時到青埔的車程竟要花上兩倍的時間，媛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下了飛機就是在後座蒙頭大睡，只要能到家就好。老張回家鄉時總是會特地帶些特產給媛嚐嚐，有一回他興沖沖地拿出一瓶密封罐，要媛中午在學校用餐時拿出來配飯吃，她在食堂一開瓶蓋便薰的兩眼直冒淚水，原來是安徽名菜臭鰱魚，她嚇得一整天都食不下嚥，常常笑罵老張要謀殺她，叫老張改天一定要試試上海滄蟹與腌黃泥螺，這是媛從小吃到大的美味，同在異鄉討生活，媛和老張一動一靜、一溫一躁，連小區的阿姨們都常常誤認老張是媛的爸爸，兩個人也逐漸有了好默契。

媛回到工作檯前，戴上手套，將蔭箱中乾透的茶碗小心捧起，對著燈光觀察是否還有需要補欠的地方，膠合漆乾透時在接縫之處會明顯收縮硬化，媛拿起金屬刀片輕輕刮除多餘的部分，再擠一些黑漆在玻璃板上，用日製蒔繪筆沿著縫隙描繪，這個步驟能讓裂縫防水並強化修補，完成後一樣靜置等待乾燥。媛在初上學徒課程時，從沒想過實際上等待黏合修復的時間會比實際操作多上好幾倍，對於工廠量化生產的現代社會而言，這的確是不符合時間效益的，但對媛來說，唯有這樣的慢能沉澱時間遺失的記憶，也唯有這樣的慢能讓她拼湊人生的缺憾，雖然一切殘缺都還是凝滯在回憶中。

她輕捏乾透的茶碗，確認沒有殘漆沾手，便將它挪至水盆裡以六百目的水磨砂紙細細打磨，在打磨的過程中隨時用指尖的觸感去感受修補的痕跡是否滑順，再依平滑程度陸續以一千目及一千五百目的水磨砂紙精研，她想起爸爸躺臥在加護病床上的最後幾日，護士小姐總是要媛拍拍爸爸的肩膀、捏捏爸爸手說自己是誰，但是媛僵硬的身體不聽使喚，只能站在病床旁看著爸爸蒼白消瘦的四肢插滿針頭。眼前的爸爸，媛感到很陌生，媛記憶中的他總是在轆轤前拉坯、用力揉製陶土，那額頭上的汗與手臂精壯結實的肌肉線條刻印在她腦海，從媛上中學後，便越來越少看見爸爸回家，偶爾爸爸會寄一些手寫卡片給媛，但媛無法理解爸爸究竟在忙些什麼，忙到可以不回家看她跟媽媽，在爸爸呼吸停止那一刻，媛才敢握住爸爸的手，害怕再也不能感受證明他這個人存在的溫度。爸爸的手滿滿都是繭，爸爸用長滿繭的雙手揉製這只茶碗，媛輕輕用指尖觸摸茶碗斷片接縫的粗糙，那些粗糙像繭一般傳至心裡勾起了絲。

打磨光滑的茶碗擦拭烘乾後，剩下最後一個步驟了。老師傳說，這樣修復器物的工法在古時稱為金繕，在宋代從中國傳回日本時蔚為風氣，當經年累月有瑕疵的器具，經過重新改造修復後質感變異，呈現出一種物哀、空寂、閒寂、幽玄的時光流逝之感，缺陷反而放大為美，形成另類風景。而器物修復處在古時即稱之為「景色」，更凸顯了所謂無常的，不完整的「侘寂」美學。媛照著師傅的手法，擠了些紅色的弁柄漆在小瓷碟上，坐姿端正地拿起以貓毛製作的蒔繪筆沾取，沿著縫隙薄塗一層，弁柄漆可以蓋住基底，也有防水的作用，等到漆面呈現略乾不粘手的狀態，便可用鑷子揀起金箔紙，均勻黏貼至漆面，這個步驟必須屏息凝神，因為金箔薄如蟬翼，一點點氣息就會飄走，媛看著毛邊冉冉的金箔像是爸爸出殯時，媽媽疊起一層層金紙放進火爐中燃燒，揚起飛捲的樣子，媛在心中禱念著：「爸爸，你知道嗎，我跟媽媽已經原諒你了。」她用毛刷拂拭金箔表面，讓金箔完整貼合修補後的裂痕，再用真絲棉花清潔表面，一份全新的景色完成了。

媛摸了摸碗底，爸爸親手刻在茶碗上的「安」字，大概是在感謝媽媽的付出吧。

老張整點便停在巷口，看見媛走下來，順手將菸捻熄。

「你真準時！」，「妳上車說吧，天冷。」，「老張，你就一直在等我沒去攬客啊？」，「瞎說呢！」，「不然椅子怎凍成跟冰棍似的？」，「先想想妳要吃什麼吧！安全帶繫上！」

媛微笑抱著手中的茶碗，放聲說道：「好！我們出發！」。冬夜的雲裂出一道透著月光的景色，被風輕輕填補閉鎖。